

影印
文淵閣

四庫全書

影印

文淵閣四庫全書

第九十三冊

北京出版集團公司
北京出版社

本冊目次

周禮訂義(二)

宋 王與之撰……………一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禮訂義卷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_臣邱文愷

刑部郎中_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編修_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_臣王嘉曾

騰錄監生_臣李應坡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四

周禮訂義

禮類一周禮之屬

提要

欽定四庫全書

周禮訂義
提要

_臣等謹案周禮訂義八十卷宋王與之撰與之字次點樂清人淳祐二年六月行在秘書省准勅訪求書籍牒温州宣取是編知温州趙汝騰奏進特補一官授賓州文學後終于通判泗州此本省牒州狀都司看詳及勅旨均錄載卷首蓋猶宋本之舊前有真德秀序作于紹定五年壬辰下距進書時十年又有趙汝騰後序作于嘉熙元年丁酉下距進書時六年故汝談奏稱素識其人又稱德秀歿後與之益刪繁取要由博得約其書益精粹無疵也所採舊說凡五十一家然唐以前僅杜子春鄭興鄭眾鄭元崔靈恩賈公彥六家其餘四十五家則皆宋人凡文集語錄無不

搜採蓋以當代諸儒為主古義特附存而已
德秀序稱鄭賈諸儒析名物辨制度不為無
功而聖人微旨終莫之睹惟洛之程氏闡中
之張氏獨得聖經精微之蘊永嘉王君其學
本于程張云云蓋以義理為本典制為末故
所取宋人獨多矣其注考工記據古文尚書
周官司空之職謂冬官未嘗亡實沿俞廷椿
之謬說汝騰後序亦稱之殊為舛誤然廷椿

欽定四庫全書

周禮訂義
提要

二

淆亂五官臆為點竄與之則僅持是論而不
敢移掇經文視庭椿固為有間至其以序官
散附諸官考陸德明經典釋文晉于寶注周
禮雖先有此例究事由意初先儒之所不遵
不得援以為據也惟是四十五家之書今佚
其十之八九僅賴是編以傳雖貴近賤遠不
及李鼎祚周易集解能存古義而蒐羅宏富
固亦房密權周易叢海之亞矣又案邱葵周

禮補亡序稱嘉熙間東嘉王次點作周官補
遺由是周禮之六官始得為全書今本實無
補遺未審別為一書或附此書內而佚之然
憑臆改經之說正以不存為最善固無庸深
考也乾隆四十六年四月恭校上

總纂官_臣紀昀_臣陸錫熊_臣孫士毅

總校官_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周禮訂義
提要

三

朝奉郎直煥章閣權知温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趙汝騰

右臣汝騰龔準祕省公移索臣所領樂清縣管下士人王與之周禮訂義以俟聖覽臣即命工匠就其家印寫貳本繳納臣竊詳諸經訓解皆有先儒折衷彙集成書獨二禮闕周禮又不幸遭王安石不善用以禍天下學者望而疑之雖程顥頤張載三先生尊信此書僅有緒言見於語錄近世大儒朱熹辨明甚至皆有意表章之然亦未嘗作為訓義以行于世與之以

欽定四庫全書

周禮訂義
奏劄

山澤臞儒乃能徧營天下前後儒先講解或一說之精或一義之當蒐獵無遺間亦自附已見剖析微眇是非審確故參預真德秀擊節是書為之序德秀歿與之益加意刪繁取要由博得約今其書益精粹無疵矣上可以裨聖明之治下可以釋學者之惑有功於六典甚多縉紳韋布爭欲得之與之刊於家臣嘗識其人近來假守益得之於旦評履踐無玷節守不渝皓首著書數種周官特其一也真經明行修之士

臣職在師帥每欲薦之於朝適會祕省取其著書臣用敢以姓名聞欲望聖旨下祕省索與之訂義以備乙夜之觀仍少加旌異以風厲天下學者幸甚謹錄奏聞伏候勅旨淳祐二年十二月日朝奉郎直煥章閣權知温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趙汝騰奏三年正月初六日奉聖旨下祕書省宣入十八日奉聖旨降付尚書省送檢正都司

都司擬上

欽定四庫全書

周禮訂義
奏劄

照得温州布衣王與之皓首窮經其書滿家若周禮訂義最為精粹與之守志厲行無求於世今祕省取其書守臣上其名與獻書自鬻者不同欲特補一官以示旌異四月二十六日奉聖旨王與之勅授賓州文學其周禮訂義付祕書省

行在祕書省牒温州

勘會本省準尚書省劄子節文祕書省備奉聖旨臣僚奏乞劄令州縣守宰多方詢問寄居官及士庶之家撰述修纂未進之書備禮求之令所在州軍於係省錢內支撥收買紙札雇人印寫二本一樣如法裝背申發赴省收藏內一本用黃帛裝背祇備御前宣取右劄付本省照應施行當省今訪聞得温州樂清縣王與之字次有周禮訂義真文忠公序有刊本請照已降聖旨指揮事理疾速錢內印造或騰寫各二部裝背申發前來祇備御前宣取須至公文牒請詳牒內備坐聖旨指揮疾速印造或騰寫裝背申發勿請違滯謹牒

淳祐二年六月二日牒

朝奉郎祕書郎兼吳王益王府教授盧壯父
奉議郎祕書郎兼宗學博士陳晉接
奉議郎祕書丞兼權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焦炳炎

朝奉大夫祕書少監兼權直學士院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曾宏迪
祕書
監關

欽定四庫全書

周禮訂義
牒文

温州

近準秘書省牒訪聞本州樂清縣王與之字次點周禮訂義印寫各二本內一本用黃帛裝背祇備御前宣取事所準指揮本州繼即遵稟關所屬印寫到樂清縣王與之周禮訂義計五十冊寫本三十冊用黃帛裝背作二盞今專差兵士潘阜賁發見到合具申聞者右謹具申秘書省伏乞照會謹狀

淳祐二年十一月一日

欽定四庫全書

周禮訂義
州狀

承直郎温州軍事推官施洽狀

承直郎温州軍事判官周夢發

承務郎特添差通判温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趙與薇

朝奉郎通判温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趙賁夫

朝奉郎直煥章閣權知温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趙汝騰

周禮訂義序

周禮之難行於後世也久矣不惟難行而又難言然則終不可行乎曰有周公之心然後能行周禮無周公之心而行之則悖矣然則終不可言乎曰有周公之學然後能言周禮無周公之學而言之則戾矣孟子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公之心禹湯文武之心而其學則禹湯文武之學也以此之心布而為政以此之學著而

欽定四庫全書

周禮訂義
序

為書故能為成周致太平而為萬世開太平蓋自古禍亂之原非一而大略有四焉君心縱於逸樂而羣下不敢言也賢才壅於疏逖而在位非其人也元元愁痛而上不聞蔽耳目之近而遠弗察也六官之屬凡能導人主以侈欲者壹以冢宰統之三公之論道師保氏之詔諫又皆以輔導為職而君者立於無過之地矣士之有德行道藝者民自興之而因使長與治焉修於家者莫不達於朝廷則人才無陸沈天官弗私子矣居民有瀦

養民有政斂民有制刑民有典舉天下疲癯惇獨無不樂其生者又自王畿之近至于六服之遠地之相去或千萬里而情之相通如一家凡此皆禹湯文武之政公之所思而得者畢萃於書非有公之心者其能行非有公之學者其能言乎新室盜也宇文狄也其所經營皆自私也志先王之道者莫如唐太宗然無端身刑家之本而欲規井田議封建宜其卒莫能行也自劉歆用之既悖儒者譁而攻之曰周禮不可行也吁歆之井田安

欽定四庫全書

周禮訂義
序

石之泉府直竊其一二以自蓋爾安得累吾聖經邪彼何休者指以為六國陰謀之書既幾於非聖無法而近世之闢荆舒者又謂其廢孔子之春秋用劉歆之周禮也獨不思春秋固出於周禮邪使周禮常行於天下則春秋不作矣蓋後世之行周禮者其悖如彼而言者又其戾如此故曰不惟難行而又難言也鄭賈諸儒析名物辨制度不為無功而聖人微旨終莫之睹惟洛之程氏關中之張氏其所論說不過數條獨得聖經精微之

蘊蓋程張之學公之學也有公之學故能得公之心而是書所賴以明也永嘉王君次點其學本於程張而於古今諸儒之說莫不深究著為訂義一編用力甚至然未以為足也方將蚤夜以思深原作經本指以曉當世其心抑又仁矣以是心而為是學周禮一書其遂大明矣嗚呼使是書而果大明在上者以周公之心行三王之事則太平之路開禍亂之源窒豈空言哉予嘉次點之志故為序于篇端而勉使益用力焉紹定五年閏九

欽定四庫全書

周禮訂義
序

月甲戌建安真德秀書

編集條例

分序官目錄於每職之前欲因爵之尊卑權之輕重
與其屬府史胥徒之多寡有無以知所職之事安
在

諸家說經先後以經文為序

諸家先訓詁次文義倣朱文公語孟集注例

或諸家說同注疏而注疏不甚分明者只錄諸家之

說

欽定四庫全書

周禮訂義
條例

諸家辨析字義敷演旨意可以補前說者倣呂氏讀

詩記注其下

諸家解文或牽引枝蔓止留其主意餘繁文亦不錄

諸家說只取其至當者低正經一字寫其餘說亦可

取倣東萊讀詩記注其旁如所說未明經旨雖注

疏不錄至辨其不然及自出已見者以愚案為別

諸說或總論一職大意各具逐職之末或貫說數官

本末見於末官之後或總論六十屬大意則各具

逐官之末

欽定四庫全書

周禮訂義
條例

序周禮興廢

孟子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

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張南軒曰方是時周公

相成王欲以立經陳紀制禮作樂成一代之法故推本三代四聖之心而施此四事達之天下以為無窮之事業也○又曰凡井田封建取士建官禮樂刑政雖起於上世莫備於周是皆周公心思之所經緯本諸三代而達之者也

周公之心孟子發明之至矣

愚案已上論周公作周禮本旨

書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

欽定四庫全書

周禮訂義

服羣辟罔不承德歸於宗周董正治官

○孔氏曰周禮每官

列其人之負數及職所掌立為定法授與成王即政之初即有准夷叛逆未暇以立官之意號令羣臣今既滅淮夷成王乃以周公所制周官六職頒示羣臣以此告之○鄭康成曰周公居攝而作六職謂之周禮營邑於上中七年致政成王以此禮授之使居洛邑治天下○鄭錡曰以洛誥攷之周公營洛乃是欲使成王自服于土中亂為四方新辟乃作六典之書以授之使往治于洛邑其言曰子齊百工倬從王于周乃汝其悉自教王往新邑倬即有條蓋為成王齊整建官之法使王往新邑自教率之各効其職也成王滅淮夷而歸在壺董正治官始以新書從事然只在壺而不往洛邑故周禮雖成終不盡用故經之授田等事今皆難信正由成王不宅洛故有其法制之文終不見行

之實也若如此論則經之首篇惟王建國辨方正位之語始有所歸其它疑非周公全書皆可以意曉

愚案已上論周公授周禮于成王

左傳齊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若之何

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

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魯不棄

周禮未可動也

閔元年

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為政而來見禮也觀書

欽定四庫全書

周禮訂義

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

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

昭二年○杜預曰韓子所

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

愚案已上見周禮至春秋猶存

孟子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孟子曰其

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然

而軻也嘗聞其略也

○孫氏曰周官在漢最晚出孔氏既無明言孟軻之徒或

未之見疑信猶未決也不幸劉歆用之而大壞王安石用之而益壞儒生學士直以為無用於後世矣

夫去古遠雖使先王之制爛然在目固難盡棄
今之法而求復其初也然究觀其書以道制欲以
義防利以德勝威以禮措刑尊鬼神敬卜筮親賓
客保小民諄然唐虞三代極盛之時非春秋戰國
以後所能髣髴也學者欲知先
王經制之備捨此書將焉取之

愚案已上見周禮至戰國已亡

賈氏曰武帝始除挾書之律開獻書之路既出於山
巖屋壁復入于祕府五家之儒莫得見焉至孝成
帝達才通人劉向子歆校理祕書始得列序著于
錄略然亡冬官以考工記足之時衆儒並出共排

欽定四庫全書

周禮訂義
弁言

三

以為非是惟歆獨識知其周公致太平之迹具在
于斯遭天下兵革並起弟子死喪徒有里人河南
緱氏杜子春尚在永平之初年且九十能識其說
鄭衆賈逵往受業焉衆逵洪雅博聞又以經書記
傳相證明為解達解行於世衆解不行然衆時所
解說近得其實案藝文志成帝時以書散亡使謁
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書經
傳諸子詩賦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意錄而奏之會

向卒哀帝復使向子歆卒父業歆總羣書奏七略
歆之錄在哀帝時馬融迺云成帝命歆考理祕書

始得列序著于錄略成帝時劉向父子並被帝命

至向卒哀帝命歆卒父所脩鄭玄序云世祖以來

通人達士太中大夫鄭少贛興及子大司農仲師

衆故議郎衛次仲宏侍中賈君景伯遠南郡太守

馬季良融皆作周禮解詁二鄭同宗大儒明理于

典籍猶識皇祖大經周官之義存古字發疑正讀

欽定四庫全書

周禮訂義
弁言

四

亦信多善徒寡且約用不顯傳于世今讚而辯之
庶成此家世所訓也然周禮起於成帝劉歆成于
鄭玄附離者大半故林孝存以武帝知周官末世
瀆亂不驗之書作十論七難以排棄之何休亦以
為六國陰謀之書惟鄭玄徧覽羣經知周禮乃周
公致太平之迹故能答林碩之論難以為訓注使
周禮義得通焉

愚案已上見周禮待漢以後諸儒而始明

論周禮綱目

程氏曰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

張氏曰周禮惟太宰職難看蓋無許大心曾包羅記得此

復忘彼其混混天下之事當如捕蛇龍搏虎豹用

心力看方可故議論天下之事易處天下之事難

孔子常語弟子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其他五官便

易看止一職也

愚案已上見周禮不可徒行

欽定四庫全書

周禮訂義

五

三禮正義曰周禮儀禮並周公所記所謂禮經三百

威儀三千禮經則周禮也威儀則儀禮也○朱氏曰制度

之書惟周禮儀禮可信周禮必竟出於一手謂周公親筆作成固不可然大綱却是周公意思○

李景齊曰仲長統以為周禮禮之經禮記禮之傳禮記作於漢儒雖名為經其實傳也蓋禮記所記

多有春秋戰國間事不純乎唐虞夏商周之制故王制紀朝覲為文襄時事月令說太尉官名為戰

國間事曾未若周官之純于周禮也

愚案已上見周禮與儀禮禮記不同

朱氏曰周禮好看廣大精密周家之法度在焉○陳及之

曰周禮一書周家法令政事所聚或政典或九州或司馬教職之法或考工記後之作史者纂其典章法度而成一代之書有周公之舊章有後來更續者猶風雅頌通謂之周詩誓詁命通謂之周書也信之者以為周公作不信者以為劉歆作皆非也

論五官目錄

陳君舉曰讀周禮須熟讀五官目錄次知所屬有定

局更將西漢百官志及歷代官志與今官制參考

但其時須知尊卑貴賤緊慢親疎不同謂如內宰

一職乃士人為之至秦漢時便為大長秋有大長

欽定四庫全書

周禮訂義

六

秋猶存此職東漢以來豈復有此又如醫師食醫

等職周官時士為之至本朝御藥院是和安大夫

或承宣使宣徽使領之便見得緊慢尊卑貴賤之

意須是以此考校古今識得徹底方可讀

愚案此說所以分目錄於每官之首令學者易

見

論天地四時官名

愚案成周所以取名天地四時者非必曰掌天

地四時之事上古雲龍鳥火之號固因天道以建官至唐虞推廣是意其職漸分故堯之官亦不止羲和四子舜之官亦非專掌天地四時陳止齋曰自顓頊有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之官至堯分為四職上掌天時下兼人事以書之命辭考之知其猶在王朝預聞政事此天人之合也至成周此意漸分取羲和四職分配於六卿是以虛名加實職求其

名官之意皆號云耳

論公孤不列於六職

呂氏曰案周官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見得公孤之分不同周禮一書惟三公不見何故自家宰以下各領其職所謂作而行之三公默然無為坐而論道所謂司萬化之原者不是耳目經歷簿書期會之計非有司繩墨所能制只去本原上整頓朝夕納誨格人

主之非心論道經邦便是燮理陰陽處何嘗去空虛渺茫處理會大抵人主一心萬化之原一都一俞論道之間使人主果識本原於此上轉得則上而日月星辰無不順下而山川草木莫不寧便是三公之職至三孤則弘大三公之化陰陽以氣言天地則有形變理在其上寅亮在其下公卿之分於是著矣然弼予一人乃格君心之任於孤言之而公之職不與者成王尊三公之至若不敢以身煩之蓋曰斯人也乃造物之友非予一人之弼尊之至也

論官職多寡

王昭禹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至周又增為三百六十先王建官或多或少寡非矜異也稱事之繁簡帝者之世其事簡故百官足矣王者之世其事繁故夏商倍之周禮樂官備增而為三百六十不如是則事繁而不舉官之多寡亦各趨時而

已矣

陳及之曰周禮雖以設官三百六十為額然職事負數不止此以天官考之凡卿大夫命士三百五十餘人地官除鄉遂山虞林衡司關司門不可考者四百餘人春夏秋三官皆五百餘人凡六官中大略以春夏秋三官為準以少乘多皆以五百人為額凡三千人其間兼攝者必相半也何者先王之制因事而命官作史之人因官而分職以三公

欽定四庫全書

周禮訂義
升言

九

六卿論之如周禮所云二卿必公一人六卿各掌其職宜若不可兼而成王時周公以公兼太宰召公以公兼宗伯蘇忿生以公兼司寇故書洛誥云司徒司馬司空也成王將崩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則是六卿中召公畢公毛公亦上兼三公矣

○呂氏曰三公無職六卿則有職者也三公論道而六卿則行道者也

三公兼六卿合本末精粗於一源可雖非道也

由是推之先王之制其職

則不可廢其官未必一一有舉其大略則土訓誦

訓無他職事掌葛徵絺綌掌染草徵染草掌荼徵

荼掌炭徵炭角人徵齒角羽人徵毛羽每官掌一

事無事之日多矣軍司馬行司馬與司馬戎僕戎

右有軍旅則用之甸祝田僕有田獵則用之有喪

紀則用夏采喪祝有盟會則用詛祝建邦國則用

土方氏來遠方之民則用懷方氏先王豈能以祿

食養無用之官待有事然後用之亦臨事兼攝爾

盟府命士也太公兼之所謂載在盟府太師職之

欽定四庫全書

周禮訂義
升言

十

是也作禮者以職不可廢故各設其官職以待智者決擇耳又六卿內治一官外兼一卿則周官每卿一人每官卿一人若是者皆非事實也齊桓公令國子高子各率五鄉晉景公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太傅命韓厥將新軍且為僕大夫晉悼公令戎御屬校正司右屬司士皆古人之制也或者以書謂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又今予小子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則周之建官不

能遠過夏商與其有兼攝相半亦千五百人矣曰
有朝廷官有田野官所謂建官惟百夏商官倍者
指在朝者也若總千里之內安能勝其事哉今考
六官中大率在朝廷者什之二三耳其他則分散
甸稍縣都之內與尚書無甚戾或者又謂鄉遂設
官最冗六鄉之民不過七萬五千家今設官至萬
八千九百三十人為大夫者百八十八六遂之民
亦不過七萬五千家而設官乃三千九百九十八
人為大夫者四十人鄉遂共十五萬家大抵官吏
至二萬三千人如因民之入以賦官祿則十五萬
家之人所入能幾何而足以養二萬三千官吏也
殊不知鄉遂之官吏皆土居人其大官如卿則朝
臣兼之以下大夫命士之屬分散在他處且如鄉遂人
數勢不可得兼者則各置焉

李景齊曰古人自抱關擊柝而上皆以下士為之無
非鄉舉里選德行道藝之人此成周建官之美意

論六官次叙先後

陳君舉曰凡六官敘官之法義有二一則以義類相
從謂宮正宮伯同主宮中事膳夫庖人內外饗同
主造食如此者皆是類聚故連類敘之二則次敘
六十官不以官之尊卑為先後皆以緩急為次第
故宮正等士官在前內宰等大夫官在後

論六官所屬交互

陳君舉曰周禮設官分職大抵朝廷之事治官掌之

邦畿之事教官掌之邦國之事司馬掌之今自朝
廷以上纖悉皆歸於大宰自國中以及近郊遠郊
小都大都皆屬教官而職方土方擇人凡邦國之
事皆屬司馬此其大略也其有截然一定不可易
者若司寇之屬凡朝廷之獄大小司寇士師掌之
六鄉之獄鄉士掌之六遂之獄遂士掌之甸稍縣
都之獄縣士掌之邦國之獄方士掌之四方之獄
訝士掌之謂其皆刑獄之事故雖自鄉遂之外甸

稍縣都鄙國四方一皆聯絡而盡屬諸司寇其他又有不然者如大史內史掌六典八法八則八柄之貳宜屬天官乃屬春官大小行人司儀掌客宜屬春官乃屬秋官宰夫掌臣民之復逆矣則大僕小臣御僕之掌復逆宜屬天官乃屬夏官宰夫掌治朝之位矣則司士正朝儀之位宜屬天官乃屬夏官地官掌邦畿之事凡造都邑建社稷設封疆既悉掌之矣而掌固司險掌疆候人又見於夏官天官掌財用之事自天府至掌皮既悉領之矣而泉府廩人倉人又見於地官自膳夫至腊人不過充君之庖者悉領於天官至外朝百官之廩祿府史胥徒之稍食番上宿衛之廩給乃見於地官自內司服至屨人凡王宮服飾之用悉領於天官而司服司常典瑞中車之屬乃見春官此其分職皆有不可曉者自漢以來凡禮事皆屬大常兵事皆屬將軍光祿勳中尉刑事皆屬廷尉其分量職守

較然不紊然臨事之際反不免遺闕先王設官如此當時不見文移回復職事侵繁之患何也六官之設雖各有司存然錯綜互見事必相關春秋時叔孫豹卒杜洩將以輅葬季孫不從杜洩曰夫子受命於朝而聘於王王賜之輅復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為司徒實書名夫子為司馬與工正書服孟孫為司空書勲夫諸侯之國惟三卿耳一人受賜三卿皆與從周法也後世禮官專治禮刑官專治刑兵官專治兵財官專治財並不相關雖有遺失他官不得撙節而廢曠多矣又曰古之體羣臣者何其均也大祭祀特一事耳大宰贊王幣司徒奉牛牲宗伯奉玉盥司馬奉馬牲司寇奉明水火六卿聯事亡所次第居則六卿各掌其一不但司徒出則六軍各掌其一不但司馬至列職授任各司其局則相須而不相奪莫尊於